

屠格涅夫著
巴金試譯



散文詩

文化生活叢刊

XXXI

詩 文 散

IVAN TURGENEV

譯 試 金 巴

刊 叢 活 生 化 文

種 一 十 三 第

目錄

一 一八七八年

田野.....	一
對話.....	五
老婦.....	八
狗.....	一
我的敵人.....	三
乞丐.....	五
愚人的裁判.....	七
滿意的人.....	九
處世的方法.....	一〇

世界的末日.....	二一
馬霞.....	二四
愚人.....	二七
一個東方的傳說.....	三〇
兩節詩.....	三四
麻雀.....	三九
頭骨.....	四一
工人與白手人.....	四三
薔薇.....	四五
紀念 U P 伏列夫斯加亞女士.....	四八
最後的會晤.....	五〇
訪問.....	五二
NECESSITAS—VIS—LIBERTAS I	五四
施捨.....	五六

蟲	五九
白菜湯	六一
蔚藍的國	六三
二富豪	六五
老人	六六
訪員	六七
兩兄弟	六九
利己主義者	七二
大神的宴會	七四
斯芬克司	七五
仙女	七七
友與敵	八〇
基督	八二

二 一八七九年——一八八二年

岩石.....	八四
鷓.....	八五
明天！明天！.....	八八
自然.....	八九
「絞死他！」.....	九一
我要想什麼呢？.....	九四
「薔薇花，多麼美，多麼新鮮！」.....	九六
海上.....	九九
某某.....	一〇一
留住.....	一〇二
高僧.....	一〇四
我們要繼續奮鬥.....	一〇六

附錄	一〇八
辭解	一一一
俄羅斯語言	一一三
後記	一一五

田野

七月的最後一天；在周圍一千維爾斯特^①之內，在我們的故鄉俄羅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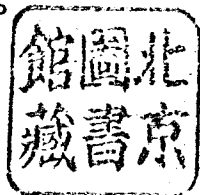
連綿不斷的藍色瀾漫了整個天空；天上一片微雲，半在飄浮，半在消散。沒有風，天氣和暖……空氣就像新鮮的牛奶一樣。

雲雀在顫鳴，凸胸鳩在呼喚伴侶；燕子靜悄悄地飛來飛去；馬有的在長嘶，有的在嚼草。狗也不叫，却文靜地站在那兒搖尾巴。

空氣裏有着烟和乾草的氣味，還夾雜了一點樹脂和獸皮的氣味。開滿了花的大麻放出牠濃郁的甜香。

一條深的斜谷。兩旁種着成排的楊柳，上面枝葉繁茂，下面樹幹却已龜裂了。一道小溪流過山谷中間；水底的小石子在清澈的漩渦中顫動着，遠遠地，在天和地的分界線上現出一條大河的

①俄里。



(南)

碧流。

沿着山谷，一邊是整齊的穀倉，和大門緊閉的小雅棧；另一邊是五六間木板屋頂的松木小屋。每個屋頂上都豎得有一根筍筒的高桿；每家的門口都有一匹熟鐵鑄的短鬃小馬。殘缺的玻璃窗上輝映着彩虹的七色。窗門上繪着花瓶。每一家的門前都有一個整潔的小凳；貓兒在土阜上曬太陽，他們的透明的耳朵很機警地豎着；高高的門檻內擺着外屋的幽涼。

我鋪開馬衣，就睡在山谷邊緣上；四周是香氣撲鼻的新割的稻草堆。聰明的農人把稻草散放在茅屋前面；使他在炎熱的日光裏晒得乾燥些；隨後再把他放進倉裏去。在那上面睡覺是再舒服不過的了。

孩子們鬚髮的頭從每個乾草堆裏鑽出來；鳳頭母雞在草堆中尋覓蒼蠅和小甲蟲，一隻白唇小狗在灑結的麥稈中間打滾。

亞麻色頭髮的少年穿着清潔的外衫，低束着腰帶，腳上穿笨重的皮靴，靠在一輛沒有駕馬的馬車上，彼此鋒利地打趣着；時時張開嘴露出他們的白牙齒。

一個圓臉的年青女人伸着頭在窗口探望；她聽着他們的話發笑，或者在笑着乾草堆中孩子們的頑皮。

還有一個年青女人用她有力的肩膀從井裏拉出一個濕淋淋的吊桶……吊桶不住地顛搖，長的、閃光的水點沿着桶滴下來。

一個老太婆站在我面前，她穿了一件條紋布的新裙子，和一雙新皮鞋。

一串大的空心珠子在她帶黑的瘦頸上繞了三轉，一塊帶紅點的黃頭帕包住她的灰白頭髮，快蓋到她失神的眼睛了。

可是她一雙老眼裏却含着歡迎的微笑；起皺的臉上堆滿了笑容。我敢說，這個老太婆已經到了七十歲了……然而就是現在也還可以看出她年青時候是一個美人。

她把她那太陽晒黑的手指轉動了一下，她右手拿着一碗冷牛奶，上面浮着一層奶酪，這是新從地窖裏拿出來的；碗底的四邊還黏着一滴一滴的牛奶，好像是一串一串的珍珠。她從左手手掌上遞給我一大塊麵包，好像在說：「吃吧，歡迎你，過路的客人！」

一隻產雞忽然啼起來，煩躁地拍着翅膀；牛棚裏一隻小牛的叫聲懶懶地響應着牠。

「老實說，多麼好的燕麥啊！」我聽見我的車夫在這樣說。……啊，廣漠的俄羅斯田野的溝足、安靜、豐饒呵！啊，最大的和平與安樂呵！

◎貯藏食物的地下室。

一個思想來到我的心頭：在君士坦丁堡聖沙非亞寺院②的圓頂上豎起十字架的壯志以及我們城市的人所努力追求的一切，在我們這兒的人看來，又算得什麼呢？

一八七八年二月

②回教大寺院。

對話

「不論是少女峯[⊙]或黑鷹峯[⊙]上面都還不會有過人的足跡。」

阿爾卑斯的絕頂……鬼峨懸崖的連脈……羣山的中心。

羣山上面是一片淺綠，清朗，沈靜的天。嚴酷的寒氣；堅硬而閃光的雪；風吹冰蓋的連山的沈鬱的峯頂從雪中突出。

地平線的兩邊聳立着兩堆巨塊，兩個巨物，這便是少女峯和黑鷹峯。

少女峯對他鄰居說：「你可以跟我講什麼新的事情嗎？你看見的比我多。下界可有些什麼？」

兩三千年過去了：那不過一分鐘的時間。黑鷹峯用他的吼聲答道：「濃雲蓋着大地。……等一會兒吧。」

⊙⊙都是瑞士阿爾卑斯的高峯。

又過了幾千年：還只是一分鐘的時間。

「喂，現在呢？」少女峯問道。

「現在，我看見了；下面一切仍舊是那樣的。青的流水，黑的樹林，灰色的石堆。蟲兒在這些中間爬來爬去，全是無謂的紛擾，那就是從沒有發覺過你我的兩脚動物呢。」

「是人們嗎？」

「是，人們。」

幾千年過去了。還只是一分鐘。

「喂，現在呢？」少女峯又問。

「小蟲好像少了些了，」黑鷹峯響雷般地回答。「下界看得清楚多了。水退了些，樹林也稀疏了。」

幾千年又過去了，還只是一分鐘。

「現在你看見什麼？」少女峯說。

「我們四周像是更乾淨了，」黑鷹峯答道，「可是遠遠地在山谷裏仍還有一些點子，還有什麼東西在動。」

「現在呢？」再過了幾千年（還只是一分鐘）後，少女峯又問。

「現在好了，」黑鷹盜回答，「到處都清爽了，什麼地方都是白的。……到處都是我們的雪，連綿不斷的雪，還有冰。什麼東西都給凍住了。現在好了，安靜了。」

「好，」少女峯說。「不過我們話也講够了，老朋友。是睡覺的時候了。」

「睡覺的時候了。」

大山睡去了，清澈的碧天在永寂的大地的上空睡去了。

一八七八年二月

老婦

我獨自在曠野中走着。

我突然覺得背後有輕微的、小心的脚步声。……有人跟在我後面。

我回頭去看，見到一個矮小、駝背的老婦，她全身裹在灰色破布裏面。只有她的臉從破布中間露出來；那是一張黃色的、起皺的、尖鼻的、沒有牙齒的臉。

我向她走去……她站住了。

「你是誰？你要什麼？你是一個討飯的？你求人賙濟嗎？」

老婦沒有回答。我埋下頭看她，我看到她兩隻眼睛上面都蒙着一層像有些鳥類有的那種半透明的薄膜或薄皮；鳥類就用牠來保護眼睛；免得受到太強的光損害。

可是在老婦的眼睛上，這薄膜並不移動也不讓瞳仁露出來……因此我斷定她是個瞎子。

「你求人賙濟嗎？」我再問了一遍。「你爲什麼跟着我？」可是老婦跟先前一樣並不回答，

她只是退開一點兒。

我掉轉身來，繼續走我的路。

我又聽見那同樣輕微的、整齊的，也可以說是潛行的脚步声，在我身後響起來。

「又是那個老婦！」我想到，「爲什麼她老是跟着我？」可是接着我心裏又想：「多半因爲她眼睛看不見，迷了路，現在跟着我脚步聲，想跟我一塊兒到有人烟的地方去。不錯，不錯，就是這樣。」

可是我的心却被一種異樣的不安抓住了。我開始覺得那個老婦不只是在跟我，她還是在指引我，她在驅使我或左或右地走着了！並且我不知不覺地順從着她。

然而我還是往前走……可是，看啊，在我前面，就在我的路上，有一個又黑又寬的東西……那是一種洞穴。……「一座墳！」這思想從我腦中閃過。「她就趕我去這個地方！」

我連忙轉過身去。老婦又站在我面前……可是她能够看見了！她用她那殘酷的、兇惡的大眼睛（一隻猛禽的眼睛）望着我……我埋下頭看她的臉，看她的眼睛……又是那同樣不透明的薄膜，那同樣瞎了眼的、呆板的面容……

「啊！」我想到，「這個老婦便是我的命運。就是人逃不了的命運呵！」

「逃不了！逃不了！多麼傻。……我得試一下。」我便朝另一個方向跑開了。

我走得很快。……可是那輕微的腳聲仍還像先前那樣在我身後踢躡地響着，並且越來越近。

……黑洞又在我前面出現了。

我又轉向另一條路。……後面又是那種踢躡聲，前面又是那可怕的黑塊。

我像隻被追的野兔似的，東西亂竄……不管我跑向哪一方，總是一樣的情形，一樣的情形！

「等等，」我想到，「讓我騙騙她！我什麼地方也不去！」我立刻在地上坐下來。

老婦站在我身後，離我有兩步的光景。我聽不見她的聲音，可是我感覺到她在那兒。

突然我看見遠處那個黑塊浮動着，自己向我爬過來了！

啊，上帝！我又回過頭看。……老婦不轉眼地望着我，她那沒有牙齒的嘴對我狞笑。

逃不了的！

一八七八年二月

狗

我們兩個在屋子裏：我的狗同我……外面吼着可怖的風暴

狗坐在我面前——他直望着我的眼睛。

我也看着他的眼睛。

他好像想跟我講什麼話似的。他噤着，沒有話，他不了解他自己——可是我却了解他。

我知道在這個時候，他同我有着同樣的一種感情，我們中間並沒有什麼差別。我們是一樣的；在我們兩個的心中都燃燒着，并且閃亮着那同樣的顫動的火花。

「死」展動着他那寒冷的寬大的翅膀飛下來……

一切都完了！

以後誰還能辨別出來在我們兩個的心裏燃着的是怎樣的火花呢？

不！這不是獸同人在對望……

這是兩對同樣的眼睛在互相凝視。

在這兩對眼睛中的任何一對，不論在獸或在人，——一個生命跟另一個同樣的生命正在畏怯地慢慢互相接近。

一八七八年二月

我的敵人

我有一個同伴，他始終跟我作對；他並不是我職業上，工作上，愛情上的敵人，然而對任何問題，我們的見解總不一致，只要我們一見面，就會發生那沒有完的爭論。

不論什麼事我們都爭辯過：辯論藝術，辯論宗教，辯論科學，辯論現世生活與泉下生活，尤其關於泉下生活我們爭辯最多。

他是一個有信仰的人，一個熱情的人。有一天他對我說：「你對什麼事都嘲笑；可是倘使我死在你前頭，我要從另一個世界回來看你……我們那時再看你究竟會不會笑。」

他果然死在我前頭，那時他還很年青；可是歲月一年一年地逝去，我已經把他的約言，他的威嚇忘記了。

一個晚上，我躺在床裏，我不能，其實也不想睡去。

屋子裏不明不暗。我開始凝視着灰白的夜光。

我突然覺得看見我那個敵人站在房內兩扇窗戶間，悲哀地慢慢點着他的頭。

我不害怕；我甚至一點兒也不吃驚……我却稍稍抬起身子，支在我肘拐上，我更加注意地凝視這個出我意外突然來的幽靈。

幽靈繼續點着他的頭。

「怎樣？」後來還是我開口說；「你究竟是勝利呢，還是後悔？這是什麼意思——警告嗎，還是查備？……或者你是要叫我明白你錯了，或者我們兩個都錯了嗎？那末你經驗了些什麼呢？是地獄的苦刑？還是天堂的幸福？你至少講一句話吧！」

可是我的敵人一聲也不響，只是跟先前一樣悲哀地、恭順地點着他的頭。

我笑起來……他不見了。

一八七八年二月

乞丐

我在街上走路，一個乞丐止住了我，是個衰弱的老人。

紅腫的兩眼含着淚水，嘴唇發青，纏着破爛的衣服，遍身是污穢的膿瘡……這個可憐的生物被貧窮弄成了這麼可怕的一付醜相。

他把一隻浮腫的，又紅又髒的手伸了給我。……他呻吟，哀求我給他一點施捨。

我伸手去搜我的衣袋，我把袋子摸遍了。沒有錢包，沒有表，連一塊手帕也沒有……我身邊沒有帶一件東西。

可是乞丐還在旁邊等待着……他伸出來的手微微地在顫動。

我慌張起來，很不好意思，我把他那隻戰抖的髒手緊緊地握住，我說：「弟兄，原諒我，我什麼都沒有。」

乞丐拿他的紅腫的眼睛注視着我的臉；他的發青的嘴唇微笑了，——他也捏緊我的冰冷的手

指。

「兄弟，哪兒的話！」他低聲說。「兄弟，我謝謝你這個——這也是一份禮物呵，兄弟。」
我明白我也從我的弟兄那里得到了一份禮物。

一八七八年二月

愚人的裁判

「你得聽愚人的裁判……」——普式庚

「你得聽愚人的裁判……」呵，我們的偉大的歌者，你永遠說着真理。這一次你也說了真話。

「愚人的裁判和懦夫的笑……」這兩樣誰又知道呢？

一個人只要是他能够忍受的，就應當忍受；至於有力量的人呢，讓他去騰不起吧！

然而有一些打擊更殘酷地傷人的心……一個人已經盡了他的力量；他勤苦、熱心、真誠地工作過……可是那些真誠的心厭惡地避開他；那些真誠的面顏聽見他的名字便氣得發紅。「去！給我滾開！」真誠的年青的聲音向他叫罵。「我們不需要你，也不需要你的工作。你弄髒了我們的住處。你不知道我們；你不了解我們……你是我們的仇敵。」

那個人應當怎樣辦呢？繼續去工作；不要替自己辯護，就連一個較公平的裁判，也不要找。

有一個時候耕地的人咒罵過那個帶來馬鈴薯的過路人，馬鈴薯，麵包的代替品，窮人每天的食糧……他們把他送來的這個寶貴的禮物，丟在泥土裏，還用腳來踐踏。

現在他們吃着牠，却連他們恩人的姓名也不知道。

這樣也好！他的姓名跟他們有什麼關係呢？他雖然默默無聞，却把他們從饑餓中救出來了。我們只要翻到我們帶來的是真正有益的食物。

至於從你所愛的人們那兒來的苛刻的、不公平的責備……可是那個也是可以忍受的……

「打我吧！不過得聽我說！」雅典的領袖對斯巴達人說。

「打我吧！不過得好好保養！」這是我們應該說的話。

一八七八年二月

得意的人

一個年青人跳跳蹦蹦地在首都一條街上走着。他舉動快活而敏捷；他眼睛發亮，他唇上帶着微笑，他煥發的臉上有一種喜悅的紅光。……他是十分滿意，十分快樂。

他遇到了什麼事情？他得了一筆遺產嗎？他升了官職嗎？他趕着去會他的情人嗎？或者他只是吃了一頓很好的早餐，現在他全身都感到健康，感到十分如意嗎？他們一定沒有把你那可愛的八角十字章套在他的頸項上吧，呵，波斯國王，斯坦尼司拉司①？

不，他造了一個謠言中傷他的朋友，並且努力向四處宣傳，他又從別一個友人口中聽到這個誹謗，並且——他自己也相信了！

呵，多得意！這個可愛的，有希望的年青人在這一刻的確是多麼和善啊！

一八七八年二月

①Stanislas (1677—1766) 波蘭國王。

處世的方法

「要是你想使你的敵人着惱，甚至想傷害他，」一個狡猾的老流氓對我說，「你就拿你明瞭自己有的缺點或惡習去責備他。你就動氣……並且責備他！」

「第一層，這會使別人以爲你沒有那個惡習。」

「第二層，你的憤怒也許是很誠實的……你自己良心的悔恨也可以供你利用。」

「比如，你要是一個變節的人，你就責備你的敵人沒有信仰。」

「要是你自己有奴隸的根性，你就罵他有奴隸性……罵他是文明的奴隸，歐洲的奴隸，社會主義的奴隸！」

「我們也可以說，反奴隸主義的奴隸，」我提示道。

「你就是要這樣說也成，」狡猾的流氓承認着。

一八七八年二月

世界的末日

一個夢

我恍惚覺得我是在俄國某個地方，在曠野中一所簡陋的田舍裏。

屋子大而低，開着三堵窗；牆壁粉刷得雪白；沒有一樣傢具。房屋前面橫着一片荒蕪的平原；他漸漸向下傾斜，一直伸展到遠處去；一個單調的、灰色的天空罩在平原上，彷彿是一張床的帳頂。

我不是一個人；屋子裏約莫有十個人跟我在一塊兒。都是穿得很樸素的極普通的人。他們默默地踱來踱去，好像帶點詭祕的樣子。他們互相避開，却又不停地用焦慮的眼光彼此看望。

沒有一個人知道他自已爲什麼到了這兒來，跟他在一塊兒的又是些什麼人。衆人的臉上都現出不安和絕望的表情。……大家挨次輪流走到窗前，注意地望着窗外，好像在盼望着外面的什麼事情似的。

過後他們又茫然地在屋子裏踱起來。我們中間有一個矮小的男孩；他時時用他那細弱的聲音哭訴說：「父親，我怕！」他的哭聲使我心裏難過，並且我也害怕起來……害怕什麼呢？我自己也不知道。只是我覺得一個大的，大的災難越來越近了。

孩子還是不停地哭着。啊，逃出這兒去吧！多麼氣悶！多麼疲乏！多麼陰沈！可是要逃出去是不可能的。

天空好像一件屍衣。沒有風……難道空氣就死了嗎？

孩子突然跑到窗前，用他那可憐的聲音哀叫着：「看！看！地塌了！」

「怎麼？塌了？」是的；房屋前面剛纔還有一個平原，現在牠却立在一座巍巍的高山上了。地平線已經下陷，已經沈下去了。我們這房屋就坐落在一個差不多是突出的，並且好像是鑿空了的幽暗的懸崖上面。

我們都集在窗前……恐怖使我們的心凝固了。「來了……來了！」我身旁一個人低聲說。

看啊，沿着遠遠的整個地平線上，有什麼東西開始在動着，一種小而帶圓的山丘似的東西不停地一起一落。

「這是海！」這個思想同時來到我們全體的心頭。「牠會把我們大家立刻吞下的。……只是

他怎麼能浮上來呢？漲到這懸崖上來呢？」

然而他只是渾着，愈渾愈高了……遠處已經看不見散立的浪山高聳了……一片綿綿不斷的狂濤擁抱着整個圓形的地平線。

他正在奔騰着，奔騰着，向着我們撲過來！他憑着一股冰冷的狂風飛奔着，在地獄裏似的黑暗中打漩。萬物都在戰慄了——並且，在這狂流中——巨雷的震響和千萬人的粗厲的哭聲打成了一片。

啊！怎樣的叫吼和哀哭呵，是大地駭得哭了。

大地的末日到了！萬物的末日到了！

孩子又哭起來。……我想抓住我的同伴，可是我們都已經被那漆黑的、冰冷的、怒吼着的浪濤壓毀的壓毀，埋葬的埋葬，溺死的溺死，掃蕩的掃蕩了！

黑暗……永遠的黑暗。

我幾乎透不過氣來，我就醒了。

一八七八年三月

馬霞

許多年以前，我住在彼得堡的時候，我每次坐雪車，總要和車夫談些閒話。

我特別喜歡和那般夜間趕車的車夫談話，他們都是近鄉的貧苦農人，趕了他們的赭色的車子和瘦弱的小馬到京城裏來做生意，想掙得他們的飲食和主人的田租回去。

有一天我雇了這樣一個車夫的車子……他是一個二十歲光景的年青人，高個子，身材魁梧，是一個漂亮的小夥子。他有一對藍眼睛，和紅紅的面頰，他那頂窄小的破帽子蓋到他的眉毛上，在帽子下面露出來他的捲成一串串小圈的亞麻色頭髮，他那寬大的肩頭想不到却穿上一件那麼窄小的外衣。

這個車夫的沒有鬍鬚的漂亮的臉上却帶了憂鬱、沮喪的神情。

我和他談起話來。他的聲音也是帶着憂鬱的。

「朋友，什麼事情？」我問他道：「你爲什麼不高興？你有什麼不如意的事？」

他起先並不回答我。後來他纔說，「先生，是的，再沒有比這更不幸的了。我死了妻子。」

「你愛她……你的妻子？」

這個年青人並不掉過頭看我。他只把頭微微俯下去。

「先生，我愛她。已經過了八個月了……可是我還不能夠忘記。真的……我的心一天天給他吃盡了……爲什麼她應該死呢？她年青，又強壯。只有一天的工夫她就被霍亂症帶走了。」

「她待你好嗎？」

「呵，先生！」這個可憐的男子深深嘆了一口氣，「我和她在一塊兒過得多麼快活！她不等我回家就死了！你知道我剛在這兒聽到那個消息，他們就已經把她安葬好了，我立刻趕回村裏，回到家中。我到了那兒——已經過了半夜了。我走進我的小屋，一個人站在屋子中間低聲喚着：「馬霞，喂，馬霞！」沒有一聲回應，我只聽見蟋蟀的哀叫。——我不覺哭起來，就坐在地上，用我的拳頭打着地面，我說：「你這貪吃的土地，你吞了她……把我也吞下去吧！」啊！馬霞。

……」

「馬霞！」他突然放低聲音再喚了一次。他依舊拉住韁繩不放鬆，一面却用袖子揩去了眼角的淚，他揮着袖聳了聳肩，就不再作聲了。

我下車的時候，多給了他十五個戈貝。他雙手捧着帽子，對我深深鞠了一躬，便踏着荒涼的街上的積雪，在寒冷的正月的濃霧裏緩緩地驅車走遠了。

一八七八年四月

愚人

從前有過一個愚人。

他一向過着安靜、快活的日子；可是漸漸地他聽見外面傳說，他在各方面都被人家當作瘋子看待。

愚人覺得不好意思了，他開始憂愁地想着，用什麼方法去消滅這種討厭的謠言。

後來他的愚笨的腦子忽然想到了一個主意……他毫不遲疑地實行起來。

他在街上遇着一個朋友，那人對他稱讚一個有名的畫家……

「老實說吧！」愚人叫道，「那個畫家早已過時了……你還不知道嗎？我萬想不到你會這樣……你太落伍了。」

朋友吃了一驚，馬上就贊成愚人的這個意思。

「我昨天讀了一本多麼好的書！」另一個朋友對他說。

「老實說吧！」愚人叫道，「你怎麼不會害羞呀！那本書連一點兒用處也沒有；大家老早就看出來了。你還不知道嗎？你太落伍了。」

朋友吃了一驚，也就贊成愚人的意思了。

「我的朋友某某君是個多了不起的人啊！」第三個朋友對他說。「這真是個豪爽的人物！」

「老實說吧！」愚人叫道。「某某是個出名的流氓！他騙過他所有親戚的錢。這是誰都知道的。你太落伍了。」

第三個朋友也吃了驚，他贊成愚人的意思，跟他那個友人絕交了。這以後不管誰在愚人的面前稱讚什麼人和什麼事，他的回答總是這一類的反駁。

有時候他還會責備地加一句：「你還相信權威嗎？」

「太狠了！太毒了！」他的朋友開始這樣批評他。「可是他多聰明啊！」

「他口才多麼好！」另一些人會接着說，「啊，是呵，他有才幹！」

後來一家報紙的主編人便聘請這愚人去主持他的報紙的評論欄。

愚人開始在報上批評一切的人和一切的事，他的態度一點兒也沒有改變，連他那叫驕的口氣也是一模一樣。

現在，他這個曾經一度攻擊過權威的人自己也變成一個權威了，年青人都尊敬他，懼怕他。這些可憐的年青人，他們不這樣又怎麼辦呢？雖然照一般地說來，人不應當尊敬別人……可是一個人處在這樣的地位，要是不去對他表示尊敬，就會被認為太落伍了！

愚人們只有在渺小的人中間才走運的

一八七八年四月

一個東方的傳說

巴格達^①的人，誰不知道宇宙的太陽，伽法爾^②呢？

許多年以前，伽法爾還是一個少年的時候，有一天他在巴格達郊外散步。

他忽然聽見一聲嘶聲叫喚；有人在哀呼救命。

伽法爾在一般他這樣年紀的年青人中間是以聰慧多智出名的；不過他有惻隱心，而且他自恃他有氣力。

他朝那叫聲的方向跑去，他看見一個衰弱的老人，被兩個強盜縛在城牆上，他們正在搶他的東西。

伽法爾抽出他的劍，向那兩個惡漢衝去；他殺死一個，另一個被他趕走了。

① 亞洲土耳其的一州，今屬伊拉克。

② 回教的太陽神

得救了的老人便跪在恩人的面前，吻他的衣角，叫道：『豪俠的年青人，我應當報答你的慷慨行爲。我外貌是一個可憐的乞丐；不過只是外貌而已。我並不是一個平常人。你明天大清早到總商場來；我在噴水池旁邊等你，那時你會相信我說的是真話。』

伽法爾想道：『這個人看外貌的確是一個乞丐；可是什麼樣的事情都會有的。爲什麼不去試一試呢？』他便回答道：『很好，老伯伯；我要來的。』

老人注意地看了看他的臉，便走了。

第二天早晨，太陽剛起來，伽法爾趕到商場去。老人已經在那兒等着了，一隻肘拐靠在噴水池的大理石盤上。

他默默地拿起伽法爾的手，把他帶進一座四面圍着高牆的小花園裏去。

花園的正中，一塊綠色草坪上長着一棵樣子很奇特的大樹。

這樹像是扁柏；只是牠的葉子是天青色。

朝上彎的細枝上懸着三個菓子——三個蘋果：第一個是長的，不大不小，像牛奶一樣地白；第二個大而圓，鮮紅色；第三個帶黃色，小而起皺紋。

雖然沒有風，整棵樹都在微微打戰。牠發出一聲尖脆響亮的哀叫；牠好像知道伽法爾來了似

的。

「年青人，」老人說，「你可以在這三個蘋果中隨便摘一個，不過你要知道，你要是摘白的來吃，你會變成成人中最聰明的；你要是摘紅的來吃，你會像猶太人洛斯齊爾特^③那樣地有錢；你要是摘黃的來吃，你會得到一般老婦人的歡心。你打定主意吧！不要遲疑了。一點鐘裏面，蘋果就會枯萎的，連這棵樹也要沈到地底下去！」

伽法爾埋下眼睛，沈思着。「我應當怎麼辦呢？」他低聲自語道，好像在同他自己辯論似的。○「要是你太聰明了，也許你就不肯好好地過活了；要是你比什麼人都有錢，大家都會妬忌你；我不如摘第三個，就是乾的那個，來吃！」

他就這樣做了；老人張開他沒有牙齒的嘴大笑說：「啊，聰明的年青人！你選得很好！白蘋果對你有什麼用？你其實比沙羅門^④還聰明。你也用不着紅蘋果……你就是沒有牠，也會有錢的。而且只有你的財富不會遭人妬忌。」

③ 猶太人，世界有名的大富豪。

④ 以色列王，以賢、智出名。

「告訴我，老人家，」伽法爾興奮地說，「上天所保護的，我們喀立甫^⑤的尊貴的母親，她住在哪兒？」

老人鞠躬到地，向這年青人指示了路。

巴格達的人誰不知道宇宙的太陽，偉大的，著名的伽法爾呢？

一八七八年四月

⑤ 回教國王的稱呼。

兩節詩

從前有過一個城，這城的居民非常喜歡詩，要是過了幾個星期還沒有好的新詩出現，他們就會把這種詩的缺乏看作公衆的不幸。

他們在這種時候照例穿上最壞的衣服，洒一點灰在他們頭上；成羣地集在廣場上哭泣，並且拚命抱怨詩神不該捨棄了他們。

在這樣一個不祥的日子裏，青年詩人尤尼烏司來到一個圍滿了悲傷的羣衆的廣場。

他急急走上一個築來專門爲誦詩用的高台^①向羣衆示意，他要朗誦一首詩。

衛士們^②立時揮動他們的權標^③：「不要作聲！注意！」他們大聲叫着。羣衆懷着期望地靜

① Forum 古羅馬審判或演說的公共廳堂。

② Licor 古羅馬官吏出外時隨行之執權標的衛士等。

③ 古羅馬官吏之儀仗，作爲威權之標記者。

了下來。

「朋友們！同仁們！」尤尼烏司大聲說，可是他的聲音並不十分堅定：

「朋友們，同仁們，穆司^(四)的愛好者！

你們，美與雅的崇拜者！

不要讓一時的不快使你們心靈受傷，

你們的心願快實現了，光明就要驅散黑暗。」

尤尼烏斯停止了……從廣場四周響起嘈雜的噓聲和笑聲來回答他。

每張臉帶着憤怒望他，每隻眼睛燃着怒火，每隻胳膊舉起來，威嚇地對他揮着拳頭！

「他想拿那個來欺瞞我們！」許多聲音怒吼道。「這個笨蛋做詩匠從台上滾下來！白痴滾開！給這個花衣小丑吃臭蛋，吃爛蕪菜！給我們拿石頭來——石頭在這兒！」

尤尼烏斯抱頭鼠竄地從台上下來逃走了……可是他還沒有到家，就給一片狂熱的喝采、歡呼

④司文藝美術之女神。

、恭維的叫囂追了上來。

他十分驚愕，便回到廣場上去看究竟，不過他還是小心避免引起人們的注意（因為激怒一隻狂暴的野獸，是很危險的事。）

那末他看見了什麼呢？

一個人高高地在人羣之上，被抬在他們的肩頭，腳踏着一面平平的金盾牌，身上穿一件紫色外袍，飄垂的髮髮上壓着一頂桂冠，那正是他的敵人，年青詩人尤利烏斯……他四周的羣衆全都大聲在嚷：『光榮！光榮！不朽的尤利烏斯的光榮！他在我們煩惱憂傷的時候安慰了我們！他給我們的詩句是比蜂蜜還甜，比鑊鐵的管調還鏗鏘，比玫瑰還香，比藍天還清澈！祝賀勝利地抬起他，拿香料的溫馨薰他那有靈感的頭，拿棕櫚葉的有韻律的搖動使他的前額清涼，把阿刺伯沒藥的芬芳盡量散佈在他的脚下，光榮啊！』

尤尼烏斯走到一個熱心喝彩的人跟前。『呵，我的同胞，請您教導我！尤利烏斯究竟寫了什麼詩使你們這樣快樂呢？真可惜！他唸詩的時候，我沒有在場！要是您還記得他們，就請您唸一遍吧！』

『像那樣的詩，我怎麼能够輕易忘記呢！』那人興奮地答道。『你把我當做什麼人？你聽着

，——你也高興高興，跟我們一塊兒高興吧！」

「穆司的愛好者！」那位被奉若神明的尤利烏斯的詩是這樣開頭的……

「穆司的愛好者！同仁們！」

美、雅與音樂的友人，崇拜者！

不要讓你們的心被憂悶折磨！

想望的時刻快來臨，白日就要驅走黑夜！」

「你覺得他們怎樣？」那個人問道。

「天呀！」尤尼烏斯叫起來；「這明明是我的詩，我唸牠們的時候，尤利烏斯一定是在人叢中；他聽見我的詩，就把牠們照樣唸出來，不過改動了幾個字眼，並且實在改得不高明。」

「啊哈！我現在認得你了。……你是尤尼烏斯，」他拉住談話的那一個公民帶怒地駁斥道。

「你是個善於妬忌的人，不然就是一個傻瓜，……並且你還是個倒楣的東西，你看尤利烏斯說得多麼雄壯：「白日就要驅走黑夜！」你的詩裏面却是這種廢話：「光明就要驅散黑暗！」什麼光

明？什麼黑暗？」

「可是那不是一樣的嗎？」尤尼烏斯說……

「你再說一個字，」公民打斷了他的話，「我就要叫衆人來……他們會把你撕成一塊一塊的！」

尤尼烏斯知機地不做聲了，可是一個頭髮花白的老人聽了他們這番談話，便走到這個不幸的詩人跟前，把一隻手放在他肩上，說：

「尤尼烏斯！你說的是你自己的思想，而不是在適當的時候；他說的不是他自己的思想，可是時候選得對。所以他是對的；你只好拿你良心的安慰自滿了。」

可是當尤尼烏斯被人丟在一邊，只好讓他的良心儘量去安慰他（老實說，並不太成功）的時候，遠遠地，在喝彩同歡呼的喧囂中，在凌駕一切的太陽的金光裏，尤利烏斯穿着燦爛的紫袍，額上戴着桂冠，四周有濃郁的香霧繚繞，他那驕傲的英姿，帶着莊嚴的從容緩緩地移動，就像一位沙皇凱旋地進到他的王國裏一樣……棕櫚的長枝在他前面一起一落，他們這輕輕的搖顫，他們這恭順的拜拜，彷彿在表示他那許多入迷的同胞心裏充滿着的永新的崇敬！

一八七八年四月

麻雀

我打獵回來，在園裏蔭路上走着。狗在我前面跑。

他突然放慢脚步，輕輕走過去，好像嗅到了野物似的。

我沿着蔭路望去，看見一隻嘴邊帶黃色、頭上生着柔毛的小麻雀，牠從巢裏落了下來（風猛烈地搖着蔭路上的白楊樹），呆呆地坐在地上，可憐地拍着牠的柔嫩的小翅膀。

我的狗慢慢地走近牠。突然從近旁的樹上飛下一隻黑頸的老麻雀，像一塊小石子似的落在狗的鼻端——牠全身的毛豎起來，身子掙成了怪樣，牠帶着絕望而可憐的叫聲，兩次跳到那正張開着、露出利齒的嘴邊去。

牠是飛下來救護的，牠用自己的身體來庇護牠的幼兒……可是牠的小小的身子因恐怖而顫抖起來，牠的小小的聲音也變成了狂暴，並且嘶啞了，牠昏了，牠是在犧牲他自己！

在他的眼裏看來，狗一定是一個多麼龐大的怪物吧！可是他還是不能夠坐在他那高而安全的

樹枝上。……一種比牠的意志更強的力量把他從上面推了下來。

我的特列左爾◎站住了，牠退後了。……顯然他也感到了這種力量吧。

我連忙喚住了這隻正在驚愕的狗——我帶着尊敬地走開了。

是的：不要笑啊。我尊敬這小小的英勇的鳥兒，我尊敬牠這愛的衝動。

愛，據我想，是比死，比死的恐懼更強的。——唯有靠牠，唯有靠着愛，生命纔得維持，纔得進步。

一八七八年四月

◎狗名。

頭骨

一間豪華的、燈燭輝煌的廳子；一羣淑女和士紳。

衆人臉上都帶着興奮的顏色，大家談得很起勁。……他們正喧嚷地談論着一個著名的歌女。他們讚她是超凡的、不朽的。……啊，她昨天唱的最後的顫音是多麼好！

突然間，好像有一個巫師揮了一下他的魔杖似的，每個頭上，每張臉上細嫩的肉皮全脫落下來，立刻露出許多死白色的頭骨，中間還夾雜着那些裸露的牙床和牙齦的鉛色閃光。

我帶着恐怖地看着那些牙床、牙齦的活動；那些球形的骨塊在燈燭光裏閃耀，轉動，在牠們中間又滾動着一些小球，那是無意義的眼珠。

我不敢摸我自己的臉，不敢在鏡子裏看我自己的面顏。

頭骨還是像先前那樣轉來掉去。……那些玲瓏的舌頭像小小的紅破布○似地從張開的牙齒裏

○「紅破布」又是舌頭的綽號。

偷偷伸出來，他們仍舊像先前那樣喧嘩地議論着那箇不朽的……是的，不朽的……歌女演唱那最後的頌音唱得多麼美妙，多麼超羣！

一八七八年四月

工人與白手人

對 話

工人——你跑到我們裏面來幹嗎？你有什麼事情？你不是我們一夥的！走開！

白手人——弟兄們，我是你們一夥的！

工人——你說你是我們的伙伴，決不！你真正想得出！你且看我這一隻手，你看，牠們多麼髒？

還有糞尿和油的氣味。你的手却是白淨的。牠們聞起來有什麼氣味？

白手人——（伸出他的手）你聞吧。

工人——（嗅這一隻手）這是什麼？牠們好像有鐵臭。

白手人——正是鐵。我這隻手上整整帶了六年的手銬。

工人——那是爲着什麼事情？

白手人——因爲我努力爲你們求幸福，想使你們這般困苦、愚昧的人民得到自由；我反抗那些壓

迫你們的人，我造反……他們就把我關了起來。

工人——關了起來？關得好！那麼你還敢造反！

兩年以後

同一工人——（向另一工人）喂，彼得！你還記得前年夏天有一個白手人給我○說話的事情嗎？
另一工人——記得……怎麼樣？

第一工人——我聽說今天要絞他；布告貼出來了。

第二工人——他還在幹造反的事情？

第一工人——對啦。

第二工人——好……喂，狄米特里，我們可不可以去把那絞繩弄一節回來？人家說，那東西會給家裏帶來最好的運氣。

第一工人——你這意思倒不錯，彼得，我們一定去試試看。

一八七九年四月

○「我」字原文是「你」字。

薔薇

是八月的末尾……秋天已經逼近。

太陽正往下沈。一陣暴雨，不帶着雷聲，不帶着電光，剛剛在我們的廣闊的平原上落過了。屋前的園子受了落日的光輝和雨水的泛濫便燃燒似地閃着紅光，而且瀰漫着水氣。

她坐在客廳裏一張桌子旁邊，帶着沈思的神情從那半開的門，眺望着花園。

我知道這時候她心裏在想什麼；我知道她經過了一陣短時間的苦痛的掙扎以後，如今讓那不能再控制的感情來佔有了她。

她忽然站起來，急急走進園子裏，不見了。

一點鐘過去了……又過了一點鐘……她還沒有回來。

於是我站起來，走出屋子，沿着她走過的小徑走去，我相信她是從這條路走去的。

周圍是一片黑暗。天已經全黑了。然而在雨濕的砂地上我看見了一個圓圓的東西。在陰暗中

紅紅地發亮。

我俯下身去查看。這是一朵新鮮的剛剛開放的薔薇。兩點鐘以前我還看見這朵花綴在她的胸上。

我小心地把這朵落在泥裏的花拾起來，走回到客廳裏去，把他放在她椅子前面的桌上。

她終於回來了，輕輕地滿屋子踱來踱去，然後在桌子旁邊坐下來。

她的臉色比先前更蒼白，但又更激動；她的眼睛埋下去，看起來好像有點變小了，這對眼睛帶着一種愉快的惶惑，向各處看。

她看見了薔薇，馬上拿在手裏，看着那零碎的帶泥的花瓣，又掉過臉來看我，她的眼睛突然停住不動了，裏面閃耀起淚珠來。

「你爲什麼哭？」我問道。

「呵，你看這朵薔薇，你看他成了這個樣子！」

我這時忽然想起應該說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了。

「你的眼淚會把污泥洗去的！」我含着深意地說。

「眼淚並不洗滌，她們要燃燒，」她回答道，便轉身向着壁爐，把薔薇擲進快要熄滅的火焰

裏去。

「火比眼淚更會燃燒，」她興奮地叫着，那雙依舊有淚珠在裏面閃爍的美麗的眼睛勇敢地、快活地笑了。

我明白她也燃燒過了。

一八七八年四月

紀念U P 伏列夫斯加亞女士

在一個炮火燬損的保加利亞村莊裏，在倉卒改作戰地醫院的一間穀倉的頹廢下，她患着斑疹傷寒，垂危地躺在污穢、惡臭的麥稈上，已經兩個多星期了。

她已經失去知覺，沒有醫生來看過她；那些在她還能行動時，受過她看護的病兵輪流從他們的病床上起來，將一隻破瓶裏的剩水滴了幾點到她乾枯的唇上。

她本是年青而美麗；在上流社會中也很出名；不少達官對她傾心。貴婦們妬忌她，男人們對她鐵殿勤；還有兩三個人真誠地暗中戀着她。生命會向她微笑過；可是世間有些微笑比眼淚更悲慘。

一顆溫柔、仁愛的心……還有那種力量，那種對犧牲的熱心！去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她不知道世界上還有別的幸福……她不知道，也從沒有知道過。一切別的幸福都在她身邊過去了。可是她早已下了決心；她燃燒着不能撲滅的信仰之火，獻身為她鄰人服務。

在她的心底，在她的靈魂的深處，究竟埋藏着什麼珍寶呢，沒有人知道過；現在自然更不會有人知道了。

呵，還需要着什麼呢？她的犧牲實現了……她的工作完成了。

可是想到沒有人對她的遺體說過一句感謝的話，也是傷心的事，雖然她自己很謙虛，不願受任何的感謝。

我冒昧把這過時的花朵呈獻在她的墓上，願她親愛的亡靈原恕他！

一八七八年九月

○紀念猶利亞·彼得洛夫娜·伏列夫斯加亞男爵夫人（一八四一—一八七八）。她是屠格涅夫的友人，丈夫早死。她一八七七年夏季到俄土戰爭的前線去做慈善看護婦，第二年一月尾病死在保加利亞。

最後的會晤

我們從前是親密知己的朋友……可是一個不幸的時刻來了……我們懷着仇恨分開。

許多年以後……我來到他住的那個城市，聽說他病得厲害，他想看見我。

我去找他，我走進他屋子裏……我們的目光遇着了。

我差一點不認識他了。上帝啊！病怎麼把他弄成了這個模樣！

黃的臉色，多縐紋，頭頂全禿了，他坐在那兒，身上只有一件襯衫，而且是故意撕開的……他連一點點衣服的重量也受不住。他帶着急顫地伸出他那隻瘦得可怕的手（手上的肉看起來像是腐蝕去了），費力吐出幾個聽不清楚的字——究竟是歡迎還是責備——誰也不知道！他深陷的胸臆一起一落，兩滴硬擠出來的痛苦淚在他那發光眼睛的縮小的瞳仁上面滾着。

我的心往下沈……我在他身旁一把椅上坐下來，對着這可怖的慘象我不由自主地埋下我的眼
睛，我也伸出我的手去。

可是我覺得握着我手的並不是他的手。

我覺得還有一個高高的、靜靜的白衣女人坐在我和他的中間。她從頭到腳都罩在一件長袍裏面。她一雙深邃的、灰白的眼睛望着虛空；她那蒼白的、冷酷的嘴唇不發出一個聲音。

這個女人把我們的手放在一塊兒……她使我們永久和解了。

是的……死給我們帶來了和解……。

一八七八年四月

訪問

早晨，五月一日的清晨……我坐在開着的窗前。

天還沒有亮；可是溫暖的黑夜已經在泛白，寒氣快來了。

霧沒有升起，微風不會吹動，一切都是無色的、靜止的……但是人可以感覺到萬物蘇醒的時
候近了。稀薄的空氣帶着朝露發出清冽、濕潤的氣味。

突然，從這開着的窗戶，一隻大鳥帶着輕微的拍翅聲和沙沙聲，飛進房裏來。

我吃了一驚，仔細望着牠……這不是一隻鳥；這是一個小小的有翅膀的女人，身上一件緊小的長袍，一直垂到她腳上。

她全身灰白，就是珍珠母的顏色；只有她兩隻翅膀底面泛出初開薔薇的嫩紅；她圓圓的小頭
上一個鈴蘭的花環束着她散開的鬢髮；兩根孔雀毛像蝴蝶的觸鬚似的，滑稽地在她那可愛的渾圓
的額上飄動。

她在天花板下面來回飛旋了兩次；她的小臉笑着；她的清澄的、黑的大眼圍也在笑着。

她這遊戲的飛舞使她充滿快樂，她一雙眼睛因此像鑽石般地在閃光。

她手裏捏着一棵草原上長的花的長莖——沙皇的節，俄國人這樣叫牠——牠真像一根王節。

牠掠過我頭上，用花觸我的頭。

我向牠跑過去。……可是她已經飛出窗外，飛走了……

花園裏，丁香叢中，一隻斑鳩用牠第一首晨歌歡迎她……她在那兒消失了，乳白色的天空綻

出一線淺紅。

我認識您，幻想的女神！是您順路來訪了我；您是到年青詩人那兒去了的。

呵詩篇，青春！女性的純潔美！你只能爲我放射片刻的光輝，在初春的黎明！

一八七八年五月

NECESSITAS—VIS—LIBERTAS 1 ①

一個浮彫

一個瘦長的老婦人，有一張冷酷的面孔，和遲鈍、呆板的神情，正邁着大步向前走，她用她那隻手杖似地乾癟的胳膊推動着她前面的另一個女人。

這個女人身材高大，有力氣，肌肉發達像一個大力士②，一個小小的頭長在她那牛一般的頸項上，眼睛却是瞎了的，她也推動着一個人，是一個瘦小的女孩。

只有這個女孩的眼睛是能看的，她反抗着，她掉轉身去，舉起她一雙漂亮的、嬌嫩的手；她那張充滿活力的臉龐露出不耐和大胆的表情……她不肯服從，她不願去她們要她去的地方……可

①拉丁文，意思是：命運——力——自由。

②原文是「有着 Hercules 的肌肉（或筋力）」。Hercules 是希臘神話中有怪力而日過十二件大事的英雄。

是她還是不得不去。

Necessitas—vis—Libertas!

誰高興翻譯，就請翻譯吧。

一八七八年五月

施捨

大城附近寬闊的官道上走着一個生病的老人。

他一路身子搖幌着；他一雙衰老的腿走兩步便停下來，然後又拖着脚走，一偏一倒，痛苦地、無力地向前移動，好像牠們不是他自己的一般；一套破舊的衣服掛一片吊一塊地穿在他身上；他的光頭垂在胸前……他全然疲憊了。

他在路旁石上坐下來，彎着身子，兩肘支在膝上，臉藏在手裏；淚水從他那多節的指縫間下滴在乾燥的灰色塵土上。

他記起了從前的事……

他記起他也曾是一個強壯、有錢的人，他怎樣糟蹋了他的健康，怎樣爲着別人，朋友和仇敵，濫用了他的錢財……現在，他在這兒連一片麵包皮也沒有得吃；大家都拋棄了他，朋友比敵人更走得快……難道他必須下賤地去求人施捨嗎？他心裏有的是痛苦，和恥辱。

眼淚不住地流下來，打濕了灰色塵土。

他忽然聽見誰在叫他的名字；他抬起他那疲乏的頭，看見一個陌生人站在他面前。

一張安靜而嚴肅的臉，但並不嚴厲；眼睛不亮，却很清澄；目光銳利，却並非冷酷。

「你捨棄了所有你的錢財，」一個平靜的聲音說……：「不過你一定不會後悔你已往的善行吧？」

「我並不後悔，」老人嘆息地答道；「可是我現在快死了。」

「要是從前沒有乞丐向你伸手的話，」陌生人繼續說下去，「你就不會找到人來接受你的善心；你就不能完成你那些善舉。」

老人不回答，却沈思着。

「可憐的人，那末你現在也不要驕傲了，」陌生人又說。「你去吧，伸出你的手去；你也給別的好心人一個機會用行爲來證明他們是好人。」

老人吃了一驚，抬起眼睛，……可是陌生人已經不見了，遠遠地有一個人沿着大路走過來。

老人向着他走去，伸出了手。這個人帶着不高興的樣子掉開了臉，什麼也不給就走了。

可是後面又有一個人走過來，他給了老人一點小施捨。

老人便拿人給他的銅板去買了麵包，他覺得這一點點求乞得來的食物非常可口，他心裏也不感到恥辱，他反而得到了和平與歡樂，好像是上帝的賜福一樣。

一八七八年五月

我夢見我們一共二十個人，坐在一間開着窗的大屋子裏面。

我們中間有女人、小孩、老年人……我們都在談論某一個著名的話題，喧嘩地、含糊地談論着。

突然響起一個尖銳的拍翅聲，一隻兩寸長的大蟲飛進房裏來……牠飛進來，在屋子四處飛旋了一會，便歇在牆上。

這像是一隻蒼蠅或一隻黃蜂。牠的身體是土灰色；他那扁平、僵直的翅膀也是一樣的顏色；牠兩爪張開，上面還長着羽毛，牠的頭粗而帶角，跟蜻蜓的頭相似；頭和爪都是鮮紅色，好像在血裏浸過了許久似的。

這隻怪蟲不停地朝上朝下向左向右轉動牠的頭，移動牠的爪……隨後突然從牆上飛起來，呼嗚呼嗚地在屋子裏飛來飛去，過後又停下來；牠又在可恨地、討厭地蠕動着，身子却始終貼在牆

上的原地方。

他激起了我們大家的厭惡、懼怕、甚至於恐怖。……我們中間沒有一個見過像這樣的東西。我們全嚷起來：『趕走這個怪東西！』大家遠遠地揮着手帕趕他……可是沒有一個人敢走近他……並且到了蟲飛起來時，每個人都不自覺地走開了。

在座的人中間只有一個人，一個臉色蒼白的青年，十分驚愕地望着大家。他聳了聳肩頭；他微笑了，他完全不明白我們遇到了什麼事情，爲什麼大家會這樣激動。他自己並沒有看見一隻蟲，也不會聽見他那不祥的拍翅聲。

突然蟲好像在注意地望這個青年，牠飛起來，落到他的頭上，刺着他的前額，正刺在眼睛上面的地方！……青年微微地呻吟了一聲，便死了。

這可怕的蒼蠅立刻飛了出去……只有在那時候我們才悟到是什麼東西來拜訪了我們。

一八七八年五月

白菜湯

一個農家的寡婦死掉了他的獨子，這個二十歲的青年是全村莊裏最好的工人。

農婦的不幸的遭遇被地主太太知道了，太太便在那兒子下葬的一天去探問他的母親。

那母親在家裏。

她站在小屋的中央，在一張桌子前面，伸着右手不慌不忙地從一隻漆黑的鍋底舀起稀薄的白菜湯來，一調羹一調羹地吞下肚裏去，她的左手無力地垂在腰間。

她的臉頰很消瘦，顏色也陰暗；眼睛紅腫着……然而她的身子却挺得筆直，像在教堂裏一樣。

「呵，天呀！」太太想道：「她在這種時候還能夠吃東西……他們這種人真是心腸硬，全都是一樣！」

這時候太太記起來了：幾年前她死掉她九歲的小女兒以後，她很悲痛，她不肯住到彼得堡郊

外美麗的別墅去，她寧願在城裏度過整個夏天！然而這個女人却還繼續在喝她的白菜湯。

太太到底忍不住了。「達地安娜，」她說：「呵喲，你真叫我吃驚！難道你真的不喜歡你兒子嗎？你怎麼還有這樣好的胃口？你怎麼還能够喝這白菜湯！」

「我的瓦西亞死了，」婦人安靜地說，悲哀的眼淚又沿着她的憔悴的臉頰流下來。「自然我的日子也完了；我活活地給人把心挖了去。然而湯是不該糟蹋的；裏面放得有鹽呢。」

太太只是聳了聳肩，就走開了。在她看來鹽是不值錢的東西。

一八七八年五月

蔚藍的國

啊，蔚藍的國！光和色的國，青春與幸福的國！我在夢中看見了你。我們幾個人在一塊兒，駕着一葉裝飾華麗的漂亮小舟。白帆漲滿了，好像一隻天鵝的胸脯，張在迎風招展的旗幟下面。我不知道誰跟我在一塊兒；不過我深深覺得他們同我一樣全是年青的、快樂的、無憂無慮的！

可是我的確沒有看他們。我在看我四周一碧無際的海，千萬條金鱗在海面盪漾，我在看我頭上一碧無際的天，一輪紅日得意而快樂似地在天空航行。

我們中間時時發起像神的笑聲一樣的清朗、歡樂的笑聲！

突然間會從某一個人的嘴裏，順暢地吐出一些話語來，吐出一些極美妙，而又富於靈感和力量之歌來……彷彿天空也在回應應和，海也齊聲顫鳴……隨後又是那幸福的靜寂。

我們的小船在微波上輕駛，它走得很快。並沒有風來送它；我們自己輕跳着的心指引它前進

。它依着我們的意思漂航，它像一個生物似的知道服從。

我們來到一些島上，一些仙島，紫玉瑛、綠玉等等寶石的三稜鏡光使這些島上顯得半透明。岸邊散出迷人的芬芳；經過有些島時，一陣薔薇和鈴蘭的雨落到我們身上來；在另一些島上，我們看見鳥兒展開彩虹色長翅往上飛。

鳥兒在我們頭上盤旋；鈴蘭和薔薇消溶在流過我們船邊的真珠般的泡沫中。

跟隨花、鳥同來的，還有聲音，蜜一樣甜的聲音迎着我們……這聲音中彷彿還有女人的聲音……我們四周的一切，天、海頂上的滿帆、舵旁的潺潺流水——這一切都在訴說愛，訴說幸福的愛！

還有她，我們每個人所鍾愛的——她在那兒……我們看不見她，她却在我們近旁。過了片刻，再看，她的眼睛會對你發光，她的微笑會為你展露……她的手會拿起你的手把你引到不滅的樂土去！

啊，蔚藍的國！我在夢中看見了你。

一八七八年六月

二 富豪

富豪洛斯齊爾特從他的莫大的收入中拿出上萬的錢來教育兒童，治療病弱，扶助老人。當我聽見人稱讚他的時候，我也讚嘆，而且深受感動。

然而甚至在我讚嘆這行爲、而且被他感動的時候，我禁不住要想起那個把孤苦的姪女帶回家撫養的貧窮的農家來。

「倘使我們把卡特加帶來，那麼一個銅板也不會剩下，我們連買鹽合麵包的錢也沒有了，」女人說。

「好罷，就帶她回來，不要鹽也成，」做丈夫的農人這樣簡單地回答。

洛斯齊爾特比起這農人來還差得很遠呢！

一八七八年七月

老人

黑暗、悽涼的日子到了。……你自己的軟弱，那些對你親近的人的痛苦，老年的悽涼和悲哀。你所愛過的一切，你曾經爲着它們完全犧牲了你自己，那一切都正完了，毀了。有的一直是下坡路。

你現在能够做什麼呢？悲嘆？怨恨？你那樣做對你自己不會有益，也不會幫助別人……

在那棵彎腰的、凋零的樹上，葉子是更小而更稀了，可是樹葉的綠色並沒有消褪。

那末你也自斂吧，你也退縮回來，回到你的回憶裏，在那兒深深地，在內向的靈魂的深處，只有你自己可以窺探的你舊日的生活会爲你再放光輝，帶着牠的春天的優雅和力量，和一切的新綠，還有那一切的芬芳。

可是你得小心……可憐的老人，你不要朝前看啊！

一八七八年七月

訪員

兩個朋友正坐在一張桌旁喝茶。

街上忽然起了一陣騷擾。他們聽見可憐的呻喚聲，忿怒的辱罵聲，和帶惡意的大笑聲。

「他們在打什麼人，」一個朋友說，他掉頭去看窗外。

「犯人嗎？兇手嗎？」另一個人問道。「我覺得不管他是怎樣的人，我們不能容忍這種違法的懲罰。我們去打救他。」

「不過他們打的並不是兇手。」

「不是兇手？那末就是個小賊吧？這也是一樣的，我們去救他出來。」

「也不是小賊。」

「不是小賊？那末就是捲款潛逃的會計員，鐵路管理員，陸軍招募員，俄國藝術保護者，律師，保守派記者，或者是社會改革家？不管怎樣，我們去給他幫忙！」

「不……他們打的是一個報館的訪員。」

「一個訪員？呵，你聽我說：那末我們還是先喝完我們的茶吧。」

一八七八年七月

兩兄弟

這是一個幻象……

我看見了兩個天使……兩個神靈。

我說是天使，神靈，因為他們兩個都裸着身子不穿衣服，在他們肩後還聳起一對長而有力的翅膀。

兩個都年青。一個相當肥胖，皮膚柔滑，一頭黑色的鬈髮。他一雙飽滿的棕色眼睛，蓋着濃睫毛；眼光是機警、快樂而熱切的。他的面容嬌美、迷人，帶一點傲慢，又有一點惡相。他那豐滿、柔嫩的紅唇微微在顫抖。這個青年像一個有着權力的人那樣自信地、懶洋洋地微笑着；一頂漂亮的花冠輕輕壓在他那發亮的鬈髮上，幾乎要蓋到他的天鵝絨一樣的眉毛了。一張金錢豹子皮給一支金箭扣在他身上，從他那彎彎的肩頭垂到他的圓圓的大腿邊。他翅膀的羽毛是粉紅的；他們的兩端却是鮮紅色，像是在剛流出的紅血裏面浸過了一般。牠們常常帶着一種春雨似的甜美的

銀聲急急顫動。

另外一個是瘦的，皮膚泛着黃色。他只要一呼吸，人就看得見他的肋骨微微突起來。他的金髮細而直，他的淺灰色眼睛大而圓，……他的眼光帶着不安的樣子，並且亮得出奇。他整個相貌是骨骼顯露的，他的半開的小嘴裏長着魚齒似的尖牙齒；一撮尖頭的鷹鼻，一個長滿白色柔毛的突出的下頷。乾瘪的嘴唇從來沒有笑過。

這是一張生得很端正的臉，但他的表情却是可怕的、殘酷的！（第一個青年，那個漂亮青年的臉雖是嬌美可愛的，然而也沒有一點仁慈的痕跡。）這個青年的頭上纏着少許殘破的空麥穗，是用了枯萎的草莖編着的。一塊粗的灰布圍着他的腰；後面兩隻深灰色的翅膀緩慢地、威嚇地動着。

兩個青年彷彿是不能分離的伴侶。他們肩靠肩地偎在一起。第一個的柔嫩的手像一球葡萄似地放在第二個瘦骨嶙嶙的頸上；第二個的手指細長的瘦腕像一條蛇盤着第一個的少女似的胸脯。

我聽見一個聲音。它這樣說：「愛與饑站在你面前——他們是一對雙生兒，是一切生物的兩個基石。」

「一切活着的東西，不論是人或動物，都在爲求食而勞動，爲傳種而進食。」

「愛與饑——他們的目的是同樣的一個；這是：生命不應斷絕，不管是個體的生命，或羣體的生命——總之，同是宇宙的生命。」

一八七八年八月

利己主義者

他有鞭責他的家人的一切資格。

他生來健康，又在有錢的人家，在他一生的長歲月裏，他始終是有錢而健康的，他從沒有犯一次罪過，也決不會有一件過失，他沒有一次失過腳，也沒有做過一樁錯事。

他是無可指摘地正直的人！他滿意他自己的正直，他使用它來壓毀一切的人，他的家人，他的朋友，還有和他認識的人。

他的正直便是他的資本……他從這資本取得過分的利息。

他的正直使他有权做一個殘忍的人，使他有權不要做任何不是他分內的好事；他的確是殘忍的，的確沒有做過好事……因為分內的好事完全不算好事。

他除了他自己這個模範的自我以外，對任何人都毫不關心，並且要是別人不像他自己那樣深切地關心他這個自我的話，他就會十分生氣的。

同時他並不以為他自己是一個利己主義者，他對於發覺利己主義者和利己主義的事情是特別銳敏的，並且他還特別嚴厲地抨擊那種人和那種主義。他的確是這樣的。別人的利己主義是他自己利己主義的一個障礙。

他連自己的最小的缺點也不承認，因此他不了解，也不容忍別一個人的任何缺點。事實上他對任何人，任何事情都不了解，因為他就是一切，他左右，上下，前後都被他自己包圍着。

他連寬恕的意義也不了解。他從不需要寬恕他自己。……那末他怎麼會想到寬恕別人呢？

在他自己的良心的法庭前，當着他自己的上帝的面。他這個古怪的東西，這個德行的怪物，向天抬起眼睛，用了清晰、爽朗的聲音說：「不錯，我是一個模範，一個真正有道德的人！」

他躺在床上會重說着這樣的話，甚至在那時候他的鐵石的心——他的無瑕的完美的心——也不會跳動一下！

啊，這自滿的、剛愎的、廉價的德行，你真可惡，比起罪惡昭彰的醜惡來，你更叫人憎恨！

一八七八年十二月

大神的宴會

有一天大神忽然想起在他藍空的宮殿裏開一個盛大的宴會。

所有的美德都請來了。只限於美德……他沒有請男客……只有女客。

客人很多，大德，小德都有。小德比大德更嫺雅、更和氣；可是她們全都很高興，大家談得很投機，好像全是近親和知己似的。

可是大神注意到有兩位可愛的女客似乎完全不相識。

這主人便去把他的肩膀獻給其中的一位，引她到另一位的面前去。

「慈惠！」他指着第一位女客介紹道。

「感恩！」他介紹第二位女客說。

這兩個美德都是說不出的驚愕；自從有世界以來，而且這世界已經存在許久了，她們還是第

一次見面。

一八七八年十二月

斯芬克司①

一片灰黃的沙，上面柔軟，底下堅硬、粗糙……映入人眼裏的，是這無垠平沙。

在這荒涼的沙漠上，在這死寂的塵海上，昂起埃及斯芬克司的大頭。

兩片突出的厚唇，兩個不變的、張大的、向上的鼻孔、兩隻眼睛，在二重弧形的高眉下面的一對半睡半醒的長眼，牠們會說些什麼呢？

牠們會說出什麼來的。的確牠們在說話，不過只有厄狄帕斯②能夠解謎，只有他了解牠們的無聲的語言。

優點，我認識這容顏……牠沒有一點埃及人的特色。白的低額，出色的顴骨，短而直的鼻子，漂亮的嘴，和白的牙齒，柔軟的唇鬚和卷曲的鬚鬚，還有一對離得很開的不大的眼睛……頭上髮頂從中間分開……然而這是你加卜，西多，西米昂③，雅洛斯拉夫或利阿贊④的農民，我的真正的同鄉，俄國人！你也是這些斯芬克司中間的一個嗎！

你也會說出什麼嗎？是的，你也是一個斯芬克司。

你的眼睛，那無色的、深遠的眼睛也在說話……牠們的語言也是一樣地無聲的、謎語般的。然而你的厄狄普斯在哪兒呢？

呀，全俄羅斯的斯芬克司呵，要想做你的厄狄普斯，單穿起農民的衣服，還是不夠的！

一八七八年十二月

①希臘神話：斯芬克司是一個獅身女面的怪物，常常坐在路旁岩石上，攔住行人，要他們猜一個難解的謎，猜不中的人便會被她殺死。

②Oedipus，希臘神話中弑父娶母的國王，就是他猜中了斯芬克司的謎。

③俄國老百姓最普通的名字。

④俄國的地名。

仙女

我站在一帶圍成半圓形的羣山跟前。一片綠色幼林把整個山全蓋住了。

上面是一片澄藍的南方天空，山巔，陽光褶動；山麓，半隱在草間的小溪淙淙地喧響。

那個古神話忽然來到我的心頭：在基督降生後百年間一隻希臘船在愛琴海上航行。

時間是正午……沒有一點風。突然在舵工的頭上，有一個清晰的聲音從空中喚道：「你的船

駛近海島時，你要大聲叫：「大神潘[⊙]死了！」」

舵工驚愕……懼怕。可是船經過海島時，他還是服從了，他叫道：「大神潘死了！」

立刻整個沿岸（雖然這是一個無人島）都發出了回應：抽泣，呻吟，長聲的哀哭。「死了，大神潘死了。」我記起這個故事……我起了一個奇怪的念頭。「要是我也唸個降神咒怎樣呢？」

⊙潘(Pan)……山野牧神。

可是對着我四周這令人神往的美，我不能夠想到死，我使用盡我氣力大聲叫着：「大神潘復活了！復活了！」這奇怪極了：應着我的呼聲，這一帶半圓形的青山立刻發出了歡樂的哄笑，欣悅的私語，拍掌的聲音。「他復活了！潘復活了！」年青的聲音歡叫着。我面前的一切全突然發笑了，笑聲比萬空普照的太陽更明朗，比草間喧響的溪流更快樂。我聽見一陣急促、輕捷的脚步聲，綠色灌木叢中閃着飄舉的霓裳的白光，和裸露的四肢的肉紅……這是山林仙女，山林仙女，森林女仙，酒神的女祭司，她們從山巔急急降到平地來……

突然她們在林中每個空地上出現了。她們的鬢髮飄垂在她們神仙模樣的頭上，她們的纖手高舉着花圈和鑼鼓，還有那笑聲，煥發的、莊嚴的笑聲也從林中飄出，伴着她們跳舞。……

領頭的是一位女神。她比她們高，比她們美；她肩上掛一個箭袋，手裏拿一支弓，她的飄垂的髮辮上浮起一輪銀白的新月……

「狄安娜，是你嗎？」

可是女神忽然站住了……仙女們也跟着她突然站住了。清朗的笑聲消失了。

○月神。

我看見這位緘默的女神臉上罩着一層蒼白的死色；我看見她的脚生根在地上，她的嘴唇帶着說不出的恐怖張開；她的眼睛睜得大大的，呆呆望着遠處……她看見了什麼？她凝望着什麼？

我也掉向她凝望的地方……

在遠遠的天際，在低低一片田野之上，有什麼東西像火星似的在閃光，那是一所基督教禮拜堂白色鐘樓頂上的金十字架……這十字架被女神看見了。

我身後響起了一聲長的斷續的嘆息，就像是一根斷弦的震顫，我再回過頭時，仙女們的踪影全消滅了。……樹林還是像先前一樣地綠，只有間或在這濃密樹枝的交錯中現出一點白色東西的微光；這究竟是仙女的白衣呢，還是從山谷中昇上來的霧，我便不知道了。

可是我多麼哀悼那些消逝了女神啊！

一八七八年十二月

友與敵

一個判定終身監禁的囚人逃獄出來，拚命地跑着……禁子們緊緊跟在他後面狂追。

他跑得很快……追趕的人漸漸落後了。

可是看呵，他前面橫着一條河，兩岸都是絕壁，這是一條又窄又深的河……他不會游泳。

一塊朽了的薄木板架在河上，連接着兩岸。逃亡者的一隻腳已經踏上這木板了。……可是湊巧在河邊站着他最好的朋友和最兇的敵人。

他的敵人不說一句話，他只是袖手旁觀；可是那個朋友却尖聲驚叫起來：「天呀！你在做什麼？瘋子，想想你在幹什麼！你不看見木板完全朽了嗎？牠載不起你，牠會斷，你一定會死的！」

「可是再沒有路過去了……你不聽見他們在後面追上來了嗎？」那個可憐的人絕望地呻喚道，他走上木板了。

「我不讓你這樣做！……不，我不讓你去死！」這個熱心的朋友大聲說，他把逃亡者脚下的木板搶走了。逃亡者立刻跌進奔騰的激流中淹死了。

敵人滿意地微笑着，走開了；可是朋友坐在岸上，傷心地哭起他這個可憐的……可憐的友人來！

然而他從沒有想到責備自己害了他的友人……他一刻也沒有想到過。

「他不肯聽我的話！他不肯聽！」他垂頭喪氣地喃喃說。

「不然，說老實話，」他後來又添加說。「他一定會在那可怕的監牢裏關一輩子的！不管怎樣，他現在免除痛苦了！他現在好多了！我想，他的命運注定是這樣的！」

「然而從人情上說，我心裏還是很難過！」

這個善良的人繼續爲他這誤入迷途的友人的命運哀哭着。

一八七八年十二月

基督

我夢見我自己在一所低矮的木教堂裏，我還是一個年青人，差不多是一個小孩。在那些古舊的聖人圖像前而燃着細蠟燭，燭光像一些紅點。

每一道小小火焰都被一圈彩色光輝圍繞着。教堂裏面是陰暗朦朧的……可是有許多人站在我前面。全是金髮的、農人的頭。牠們時時搖動，起落，就像夏天的風緩緩吹過時，成熟的麥穗微微波動。

突然有人從後面走上來，站在我的身邊。

我並沒有掉過臉看他；可是我立刻覺得這個人是基督。

感動，好奇心和敬畏突然制服了我。我振作精神……我看我的鄰人。

面貌是平常的面貌，跟大家的面貌一樣。眼睛稍稍朝上望，安靜地，注意地。嘴唇闔着，却不是緊閉；上唇似乎憩息在下唇上；小鬍子從中分成兩撇。一雙手抄着，不動一下。他身上的衣

服也是極普通的●

「這是哪一種基督？」我想道。「這樣一個平常、平常人！還不可能！」

我掉開了頭。可是我剛剛把眼光從這個平常人身上掉開，我又覺得站在我身邊的人實在就是基督。

我又振奮精神……又是同樣的臉，跟常人的臉是一樣的，又是同樣的雖然無名、却極常見的
面貌。

突然我的心涼了，我醒了轉來。只有這時候我才明白這樣一張跟常人臉貌一樣的臉正是基督
的面顏。

一八七八年十二月

岩石

你會否看見海邊一塊灰色老石？——明媚的春日，在漲潮的時候，四面衝來的激浪打在他上面，碎了，（激浪打擊牠，玩弄牠，愛撫牠。）還把閃爍的泡沫的碎珠潑洒在他那長滿海苔的頭上。

岩石還是一樣的；可是牠的陰沈的外貌現出燦爛的喜色。

這告訴我們那些遼遠時日的故事，那時候青石的溶液剛開始凝固，全身還是火紅的顏色。

我那閉了的衰老的心，近來也被少女的清新的靈魂包圍着並且衝進了……得了，她們的愛撫，我的心重泛出久已消褪的彩色，重燃起久已熄滅的火燼。

海已退潮，……可是彩色還未黯淡，雖然一陣刺骨的風在吹乾牠們。

一八七九年五月

鴿

我站在一個斜坡的頂上；在我面前橫着一塊熟了的麥田，好像一片色彩變幻的金銀的海。

可是海上不會揚起微波；悶人的空氣中不見一絲風影；一個大風暴逼近了。

在我四近太陽仍舊映射出微暗的紅光；可是在麥田以外，並不多遠，一片深藍色的風暴雲低垂着，這塊威嚇人的東西遮完了半個地平線。

一切都靜默了……在太陽的最後光線惡意的睨視下，萬物都顯得軟弱無力了。沒有鳥聲，也看不見一隻鳥影；連鶯雀也藏了起來。只有在近處一片大的牛蒡葉老是不停地在翻動，在低語。

籬笆上苦艾的氣味多麼濃——我望着那深藍的雲塊……我起了一種漠然的不安的感覺。「那就來吧，快點，快點！」我這樣想着。「金蛇，閃爍吧，雷打吧！你惡的風暴雲動吧，快動，發起洪水來；把這種游移的痛苦給我中止吧！」

可是風暴雲並沒有動。他還是跟先前一樣地橫在那兒，像一個蠻息人的重荷壓在靜默的大地上……他好像只是在漲，並且越來越暗了。

看呀，在這死沈的暗藍色雲塊上邊，有什麼東西平穩地飛着，像是一方白手帕，又像是一握雪花。這是一隻白鴿正從村子那面飛來。

他端直地飛，飛來……又飛進樹林裏去了。過了一會兒——仍舊是這種殘酷的靜默。……可是，看！兩方手帕在空中發亮，兩握雪花飄回來，兩隻白鴿平穩地飛回家去。

現在風暴終於來了，騷亂開始了！

我好不容易回到了家。風吼着，瘋狂地左右奔騰，紅色的低雲被風追逐着，風好像把它們裂成碎片了；一切的東西都給捲在空中亂轉；暴雨大股地沿着直立的樹幹流下來，閃電的綠光[⊖]使人眩目，巨雷像大炮似地突然響起來，空中充滿着硫磺的氣味……

可是在突出的屋簷下，一對白鴿緊緊偎坐在窠窗的窗台上，那一對白鴿：一隻是先前飛出去尋找他的友伴的，另一隻就是他帶回來的、也許還是給他救了命的友伴。

⊖原文：帶綠色的光。

他們豎起羽毛坐在一塊兒，每隻鴿子都覺得他友伴的翅膀挨着他的翅膀……
他們是快樂的！我看見他們，我也快樂……雖然我是孤另另的一個人……永遠孤另另的一個人。

一八七九年五月

明天！明天！

過去了的每一天差不多都是一樣：多麼空虛，多麼無聊，多麼浪費！牠留下的痕跡多麼少！一點鐘一點鐘陸續度過，這些鐘點是多麼無謂，多麼愚蠢！

然而人却願意生存；他寶貴生活，他把希望放在生活上面，放在他自己身上，放在「將來」上面……呵，他想從「將來」得到什麼好處呢？

可是爲什麼他會以爲未來日子不再像他剛剛度過了的今天呢？

不，他連想也沒有想到。他簡直就不願意想到，他做得不錯。

「啊，明天，明天！」他安慰自己說，一直到「明天」把他投進墳墓裏去。

好吧，一朝進入墳墓，你就沒有選擇，你不會再想什麼了。

一八七九年五月

自然

我夢見我走進一所有高大穹頂的地下廟堂。廟裏充滿了一種地底下的均勻的光。

廟堂的正中坐着一位尊嚴的女人，穿着一件寬大的綠色長袍。她的頭支在她一隻手上，她現出沈思的樣子。

我馬上悟到這個女人就是「自然」；一種敬畏的感覺使我靈魂的最深處立刻起了顫慄。

我走近那個坐着的人形，恭敬地行了個禮，「啊，我們大家的母親！」我叫道，「您在沉思着什麼呢？您在想着人類未來的命運嗎？或者您在想人怎樣可以達到儘可能最高的完滿和幸福嗎？」

這女人把她那陰暗的威嚴的眼睛慢慢地掉回着我。她的嘴唇動了一下，我聽見一種好像鐵器相撞似的鏗鏘的語聲。

「我在想怎樣給跳蚤的腿部肌肉加多一點力量，使他可以更容易地逃避他的仇敵。攻守的均

勢已經破壞了。……得把牠恢復起來。」

「什麼，」我吶吶地回答說，「您在想着什麼呢？我們人不是您寵愛的孩子嗎？」

女人略皺了皺眉。「所有的生物都是我的孩子，」她說，「我對他們大家一樣地憐惜，我也一樣地使他們毀滅。」

「可是善……理性……公道……」我又吶吶地說。

「那是人說的話，」我聽見鏗鏘的聲音說。「我不知道善或惡……理性也不是我的法律——公道又是什麼？我給過了生命，我要收回牠，拿給別的生物，或是蟲或是人……我都無所謂。……現在你去照管你自己，不要來妨礙我！」

我本應該回答……可是土地發出了一聲沉濁的呻吟，顫動起來，我便醒了。

一八七九年八月

「絞死他！」

「這是一八〇三年的事，」我一個朋友說，「在奧斯特里次戰役○前不久的時候。我在軍隊裏當軍官，我那個聯隊駐紮在摩拉維亞。

「我們奉到嚴厲的命令，不得騷擾當地百姓；雖說我們是友軍，可是居民好像很不相信我們。

「我帶着一個勤務兵，他從前是我母親的農奴，名字叫葉各爾。他是一個不大講話的老實人；我自小就認識他，把他當作朋友看待。

「呵，有一天，在我住的那個人家裏，我聽見女人的罵聲，叫聲和哭聲；這家的女主人丟了兩隻母雞，她說是我的勤務兵偷了牠們。他替自己辯護，要我來作證……「他哪裏會做賊，他，葉各爾·阿塔塔莫諾夫！」我向這女人保證葉各爾是個正直誠實的人，可是她不肯信我的話。

○一八〇五年十二月拿破崙擊破奧俄聯軍的戰役。摩拉維亞當時屬奧國。

「忽然街上響起了馬蹄聲，司令官同他的參謀人員騎馬過來了。他牽住馬緩緩地走着，他是個肥壯的人，頭向前俯着，肩章掛到他胸前了。」

「女人看見他，便衝到馬前，跪下去，她光着頭，衣服也不整齊，她指着我的勤務兵，大聲控告他。」

她叫嚷：「將軍，大人，求你審問一下！幫忙我！救救我！這個兵把我搶了！」

「葉各爾立在大門口，身子筆直，帽子拿在手裏，他甚至挺起胸膛，靠攏腳跟，像一個哨兵的樣子，但他一句話也不說！究竟是他看見將軍帶着全體僚屬在這兒街中間站住，不好意思呢，還是他被這眼前的災禍駭呆了，我不能說，不過我的可憐的葉各爾站在那兒，爨着眼睛，臉白得跟粉筆一樣！」

「司令官板起面孔不在意地看了他一眼，生氣地吼道：「唔？」……葉各爾像一座石像似地站着，露出他的牙齒，就像在傻笑一樣！你要是從側面看他，你會說，這個傢伙在笑了！」

「於是司令官匆匆說了一句：「絞死他！」便策馬前進了，馬起初緩緩地走，隨後就跑起來。全體僚屬都跟在後面；只有一個副官在他馬鞍上回過頭來隨意地看了葉各爾一眼。」

「要不服從是不可靠的……葉各爾立刻被縛起來，帶去受刑。」

「現在他真駭壞了，他只是喘着氣喊了兩聲：『好天啊！好天啊！』隨後又小聲說了一句：『上帝知道，並不是我！』」

「他傷心地，傷心地哭着，同我告別。我非常難過。我大聲問他：『葉各爾！葉各爾！你怎麼不對將軍說呢？』」

「這傷可憐的傢伙只是嗚咽地重說着：『上帝知道，並不是我！』那個女人自己也駭着了。她萬想不到會有這樣一個可怕的結局，她自己啼哭起來！她跑去哀求大家，哀求每個人開恩，她賭咒說母雞已經找回來了，又說她決定去把這事情說明白。」

「自然，這一切都沒有用。先生，那是戰時！紀律第一！那個女人越哭越大聲了。」

「葉各爾從牧師那里得到免罪辭以後，便轉身向我說：

「『長官，請你告訴她，不要難過⊙……我已經寬恕了她。』」

我的朋友重述他的勤務兵這兩句最後的話時，他喃喃地說：『我可憐的葉各爾，親愛的傢伙，一個真正的聖人！』眼淚沿着他衰老的兩頰流了下來。

一八七九年八月

⊙或可譯作「不要自擾。」

我要想什麼呢？……………

我臨死時，倘使我還能够思想，我要想什麼呢？

我要想我並沒有好好度過我的生活，我白白地讓他浪費，把他混過，我簡直沒有知道怎樣去享受他的恩物麼？

「什麼？這便是死嗎？就這麼快？不可能！呵，我還不會有過時間做一點事呢……我還不過剛剛預備開頭！」

我要回憶過去，只是想着我活過了的那有限的歡樂的時光——想着那些寶貴的情景和面容麼？

或者我做過的壞事會重來我的心頭，我的靈魂會被那過遲的悔恨的痛苦刺傷麼？

我要想。來世裏有什麼事在等着我麼……果真有什麼事在那兒等着我麼？

不……我以爲我會不去想那些，我要勉強去想些瑣碎事情，只爲着不讓我注意那威脅人的黑

暗，牠正黑黑的橫在我面前。

我有一回見過一個垂死的人不停地抱怨別人不給他棒子吃！……只有在他那對驟然轉暗的眼睛的深處，我看見什登東西在顫抖，在掙扎：就像一隻受了致命傷的小鳥的斷折翅膀……

一八七九年八月

『薔薇花，多麼美，多麼新鮮……』

不記得在什麼地方，在什麼時候，已經很久，很久了，我讀過一首詩。我很快地就忘了牠：
……可是第一行至今還留在我的記憶裏：

『薔薇花，多麼美，多麼新鮮……』

現在是冬天。玻璃窗上結了霜；在陰暗的屋子裏燃着孤另另的一支蠟燭。我蜷縮地坐在一個角落裏；在我的腦中那一行詩句反覆地迴響着！

『薔薇花，多麼美，多麼新鮮……』

我看見自己站在一個俄國田家的矮窗前。夏天的黃昏靜靜地化入了夜，溫暖的空氣裏充滿了末犀草和菩提樹的芳香。窗口坐着一個年青的姑娘，她靠在一隻手膀上，頭垂在肩際。她不轉眼地默默凝視着天空，好像等着看那最初的星星。她的夢幻的眼裏帶着何等率直的感情，她的欲語半啓的嘴唇帶着何等動人的天真，她那尚未被萬事擾亂，還在發育的胸膛，呼吸得多麼平穩，她

那年青的面頰的輪廓又是多麼純潔，多麼溫柔！我不敢對她說話；可是我非常愛她，我的心跳得多麼厲害！

「薔薇花，多麼美，多麼新鮮……」

然而在這裏，在我的屋子裏，光線漸漸地暗淡下去了。……燃盡了的蠟燭忽然搖曳地放起光來，跳舞的影子在低的天花板上幌動。牆壁外面霜雪颯颯地發響，房裏彷彿起了老人的寂寞的私語……

「薔薇花，多麼美，多麼新鮮……」

在我的眼前又浮現了另外的景象。我聽見了鄉居生活的愉快的喧嘩。兩個亞麻色的頭緊緊偎着，用她們的光亮眼睛活潑地望着我，粉紅色的臉頰因了忍住笑聲而顫動起來。她們的手親密的扭在一起，年青的善良的聲音響着，一個壓倒一個；再遠一點，在這舒適的小屋的深處，另一雙也是年青的手，用那不熟練的指頭不停地打着舊鋼琴的鍵盤；南奈爾○的瓦爾茲掩不住古老的茶炊○的吁吁聲……

「薔薇花，多麼美，多麼新鮮……」

蠟燭閃閃地燃盡就滅了……誰在那邊發出這嘎聲的乾咳！我的老狗蜷伏在我的腳邊，他是我

的唯一 的伴侶……我冷……我凍僵了……她們全死了……死了……

「薔薇花，多麼美，多麼新鮮……」

一八七九年九月

① Sidney Lanier (1824—1881) 美國音樂家兼詩人。

② 即 Samovar 俄國特有的銅製茶具。

海上

我從漢堡搭小火輪去倫敦。只有我們兩個乘客：我和一隻小母猴，那是一個漢堡商人送給他的英國股東的禮物。

一根細線子將她拴在甲板上一把座椅上面，她不停地跳動着，發出小鳥似的哀訴的聲音。

每次我走過她身邊，她便伸出她的又黑又冷的小手，她那雙小小的、哀愁的、差不多像人類的眼睛偷偷地望着我。我握着她的手，她不再哀叫，不再跳躍了。

這周圍是一片死寂。海像一張鉛色的紙不動地張在四面。看起來它又窄又小；上面還罩着一道濃霧，把桅頂掩藏了，這霧的柔和的幽光使人目眩神疲。太陽掛在天空，在這一片朦朧中映出一團暗紅；可是近黃昏時，又換了一片奇異、神祕的灰黃的夕輝。

船頭揚起一些長而直的疊浪，像綢緞的衣褶似的，一條一條地在海面掠過，逐漸擴大，起皺紋，又加寬，於是一下子又伸平，而消去了。發出討厭的喧響的機輪激起了浪花來；浪花像牛奶

一樣地白，帶着一聲輕呼，碎散成一些蜿蜒的渦流，然後又匯成一片而消失了，被濃霧吞沒了。船尾的小鐘響着，鏽聲是同那猴鳴一樣地悲哀，一樣地連續不斷。

時而有一隻海豚浮出水面，他把身子突然一捲，又隱在平靜的海面下了。

船長是一個不受講話的人，他那張太陽晒黑的面孔老是帶着鬱悶的表情，他抽一隻短煙斗，時常生氣地唾那陰暗、停滯的海。

我每次向他問話，他都是拿些不連貫的咕嚕來回答。我只好去找我那唯一的同伴，母猴。

我坐到她身邊去；她不叫了，又把她的手伸給我。

黏滯的濃霧用他那催眠的濕氣壓迫着我們兩個；我們落在同樣昏迷的睡眠狀態裏，像兄妹似的坐在一塊兒。

我微笑了……可是過後我起了另一種感覺。

我們都是一個母親的孩子，我很高興這個可憐的小動物把我當作哥哥似地偎倚着，並且在我的身邊得到了安慰。

一八七九年十一月

某某

你安靜地、優雅地走在人生的路上，沒有眼淚，也沒有笑容，更難得有隨意的一瞥冷淡的眼光擾亂你的安靜。

你善良而聰明……一切事物都跟你無關，你也不需要任何人。

你漂亮，却沒有人能說，你不是重視你的美麗。你不同情別人，你也不想獲取別人的同情。

你的眼光是深遠的，裏面卻沒有思想；在那清澈的深處，只是一片空虛。

所以在極樂淨土中，隨着格魯克⊖的莊嚴的曲調，優美的身影沒有悲感也沒有快樂地移動着。

一八七九年十一月

⊖ Von Gluck (1714-1787)，德國作曲家。

留 住！

留住！像我現在看見你的這樣，永存在我的記憶裏！

從你的唇上，最後的神來之音已經隱了。你眼裏沒有光、沒有輝；你的眼睛昏暗不明，他們被那快樂的重荷，被那幸福的美感的重荷壓毀了！（這美是你以前樂於表現的，你曾經伸出你那雙追求的手，你那雙堅韌的、疲倦的手去摸索過他！）

你四肢，甚至你衣服的一條小摺痕，在那上面閃耀着的、比日光更純更強的光輝是什麼呢？什麼神的撫愛的氣息使你披散的頭髮飄動呢？

他的接吻在你那大理石一般的白額上燃燒。

這就是它，那已經顯露了的祕密，詩的、人生的、愛的祕密！這，這是不朽！再沒有別的不朽了，也用不着有了。在這一時刻你是不朽的。

它過去了，你是一粒粒塵沙，一個女人，一個小孩……可是你爲什麼要替這些呢！這一時刻你

晉超越了一切，你是站在一切就要消逝的、暫時的、事物的圈外。你這一刻的時間是永不會完結的。

留住！讓我分一點你的不朽；把你的永生的光輝射進我的靈魂裏來！

一八七九年十一月

高僧

我認識一個高僧，一個隱士，一個聖哲。他只是爲了享受祈禱的快樂而活着；他沈浸在這種快樂中，常常站在教堂裏寒冷的地板上，站得那麼久，連他一雙小腿也變得麻木，沒有感覺，像兩段木頭似的。他並沒有覺得；他站在那兒繼續祈禱。

我了解他，也許還羨慕他；但是希望他也了解我，不要責備我；我，他的快樂我是得不到的。

他做到了消滅他自己；他那可恨的『自我』；可是我也這樣；我不是因爲利己心才不祈禱的。

我的『自我』對我是累贅、可厭，也許還比他的『自我』對他更累贅、更可厭。

他找到了使他忘記自己的歸宿地方，……可是我也一樣地找到了我的，雖然我的不像那麼持久。

他不說謊……可是我也不騙人。

一八七九年十一月

我們要繼續奮鬥

想不到一件極瑣碎的小事情有時也會把一個人完全改變過來！

有一天我一面沉思，一面沿着一條大路閒走。

一個苦惱的預感緊緊壓迫着我的心；憂鬱把我壓倒了，我抬起我的頭……在我前面，在兩排高大的白楊樹中間，道路像一根箭似地射到遠方去。

越過牠，越過這條路，離我有十步遠近；在那光彩奪目的夏日的金光裏跳耀着一大羣麻雀。

牠們活潑地、快活地、充滿着自信地跳躍着！

裏面有一隻比別的不同，他帶了絕望的努力沿着人行道跳來跳去，他鼓起他的小胸膛，放胆地叫着，好像在對人說他什麼也不害怕，真是一個勇敢的小戰士！

同時高高地在我頭上有一隻鷹在天空裏飛翔，這隻鷹也許是命定了要來吞食那個小戰士的。我望着，我笑了，我搖動我的身子——憂鬱的思想馬上消失了。我覺得我有了胆量，有了勇

氣，有了求生的欲望。

就讓我的鷹也來在我的頭上飛翔罷……

「無論如何，我們要繼續奮鬥！」

一八七九年十一月

門 檻

我看見一所大廈。正面一道窄門大開着。門裏一片陰暗的濃霧。高高的門檻外面站着一個女郎……一個俄羅斯的女郎。

濃霧裏吹着雪風，從那建築的深處透出一股寒氣，同時還有一個緩慢、重濁的聲音問着：

「啊，你想跨進這門檻來做什麼？你知道裏面有什麼東西在等着你？」

「我知道，」女郎這樣回答。

「寒冷，饑餓，憎恨，嘲笑，輕視，侮辱，監獄，疾病，甚至於死亡？」

「我知道。」

「跟人們疏遠，完全的孤獨？」

「我知道，我準備好了。我願意忍受一切的痛苦，一切的打擊。」

「不懂是你的敵人，就是你的親戚，你的朋友也都要給你這些痛苦，這些打擊。」

「是……就是他們給我這些，我也要忍受。」

「好。你也準備着犧牲嗎？」

「是。」

「這是無名的犧牲！你會滅亡，甚至沒有人……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尊崇地紀念你。」

「我不要人感激，我不要人憐憫。我也不要聲名。」

「你甘心去犯罪？」

女郎埋下了她的頭。

「我也甘心……去犯罪。」

裏面的聲音停了一會兒。過後又說出這樣的話：

「你知道將來在困苦中你會否認你現在這個信仰，你會以爲你是白白地浪費了你的青春？」

「這一層我也知道。我只求你放我進去。」

「進來吧。」

「女郎跨進了門檻。一幅厚簾子立刻放下來。」

「傻瓜！」有人在後面嘲罵。

「一個聖人，不知道從什麼地方來了這一聲回答。」

一八八一年

禱 辭

一個人不論在祈禱什麼，他總是祈禱着一個奇蹟的降臨。任何禱辭都不外是這樣的意思：「偉大的上帝呵，請使二乘二不等於四吧。」

只有這樣的禱辭才是人慣用的真正的禱辭。要向着「宇宙之靈」，向着「更高的存在」，向着康德的、黑格爾^①的、純粹的、無形的上帝祈禱，這是不可能的，不會有的。

可是就說一個有人性的，活的，有形的上帝，他能够使二乘二不等於四麼？

每個相信的人都得回答：「他能夠，」至少要勉強他自己這樣回答。

要是理性使他反抗這種愚蠢呢？

① 康德 (I. Kant, 1724—1800) 和黑格爾 (F. Hegel, 1770—1831) 都是德國哲學家。

這時莎士比亞便來給他幫忙了：「賀列學，在天地間還有更多的東西。……」^①
並且要是他們借着真理的名義來駁他，他只消重問着那個著名的問題：「真理是什麼？」
那末，我們且來喝酒，快活，唸我們的禱辭吧。

一八八一年七月

①見英國劇作家莎士比亞（1564—1616）的悲劇 Hamlet，賀列學是「韓姆列特」中的人物。

俄羅斯語言

在疑惑不安的日子裏，在苦痛地耽心着故國的運命的日子裏，只有你是我的唯一的鼓舞和支持，呵，偉大的、有力的、真實的、自由的俄羅斯的語言呵！要是沒有你，那麼誰能看見我們故鄉目前的情形，而不悲痛絕望呢？然而這樣的一種語言不是產生在一個偉大的民族中間，這事情決不能夠叫人相信。

一八八二年六月

後記

一九三五年五月我在東京開始試譯屠格涅夫的散文詩，當時頗想在半年內完成這件小小的工作。可是後來不知道爲了什麼緣故，只譯了十首就擱了筆，現在回想起來，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創辦應該是一個原因。但這並非說我是文化生活社的創辦人。不是。我回國時文化生活社的第三本書已經在排印中了。我是受了文林兄那種苦幹的精神和樂觀的態度的感動，才決心參加他這吃力不討好的工作。（我說「吃力不討好」並非菲薄這種工作，只是因爲在我們這樣的人做來，牠的確是「吃力不討好」的。在別人，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可是一經「參加」之後（雖說我只是一個贊助人），我的腳就給絆住了。我自己的許多工作也就被就擱下來。那麼屠格涅夫的散文詩的試譯也應是其中之一。我想離開文化生活社，可是文林兄總是這樣說：等他有了牢固的基礎後，我和你一塊兒離開吧。

十年流矢般地過去了。我沒有能够擺脫文化生活社的事情。而文化生活社也始終沒有打好一

個牢固的基礎。而這中間，我們的國土遭受到敵騎的蹂躪。在抗戰中文化生活社盡過它微弱的力量，也遭受過不小的損失。⊙可是它仍然存在，雖然不健康，但它畢竟活到十年了。這十年雖然飛如流矢，却也過得不易呵！爲了慶祝它這十歲的生日，我拿不出像樣的禮物，我非但兩手空空，而且「心貧」。我只好求助於屠格涅夫，向他借一份禮品。他不會拒絕我。花去三個星期，我譯完了他的散文詩。我借用他一句話送給這十歲的孩子：我們要繼續奮鬥！

屠格涅夫的散文詩最初在『歐洲的使者』上發表時共五十首。總名原是 *Saulia* 一字，是拉丁文『衰老』的意思。後來『歐洲的使者』的編輯 *Sasulivitch* 得到作者的同意改用了『散文詩』的題名，沿用至今，本名反爲人忘却了。

原文果如 *Sasulivitch* 所說，是散文詩。可是經我譯出却成了笨拙的短文，詩的情味恐怕已經被我弄光了。我無顏妄稱翻譯，我只敢在這里用「試譯」二字。

⊙在廣州、在金華、在桂林、十萬冊以上的書燒燬在敵人放的大火裏。在上海，一個友人同着兩卡車的書被帶進虹口敵人的憲兵司令部，至今下落不明。

「門檻」一首，據說是爲革命者蘇非亞·柏洛夫斯加亞寫的，沒有收在第一次發表的「散文詩」內，後來也不會收入全集，英譯本屠氏全集中始終未見這詩。但一九二〇年柏林版俄文全集第八卷散文詩裏却收得有「門檻」。我便是根據這個版本翻譯它的。其餘的五十首除了八九篇外，全是根據 Garnett 夫人的英譯文轉譯的。

巴 金 一九四五年三月

版初慶重月五年四卅國民華中
版三海上月六年六卅國民華中

刊叢活生化文

種一十三第

編主金巴

人行發

林文吳

所行發

社版出活生化文

號八弄一路臨鉅海上

號五四一路國民慶重

號四十二路通交口漢

號四十八街堂祠都成

所刷印

所刷印活生化文

有所權版

印翻許不

詩文散

著夫溥格屠

譯試金巴

角七元三價定

1977
7/14
(2)